

恨有余

QIN GUO
QIN CHENG
HEN YOU YU

倾国倾城

——花间词中的
的花开花谢

彭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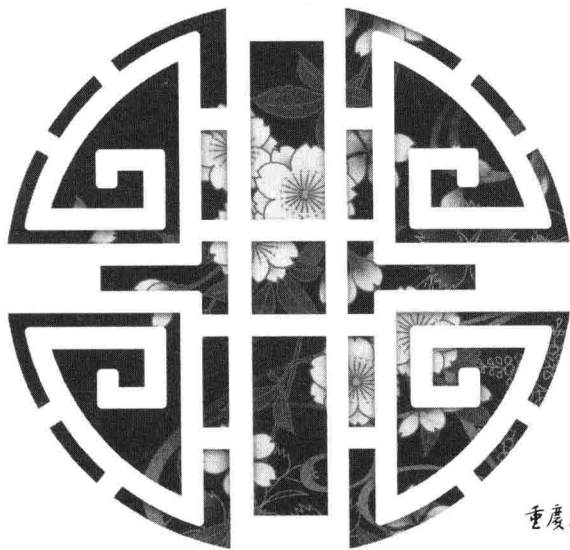
彭妮
著

恨有余

QIN GUO
QIN CHENG
HEN YOU YU

倾国倾城

——花间词中的
花开花谢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国倾城恨有余：花间词中的花开花谢 / 彭妮著. — 重庆：重庆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229-06250-7

I. ①倾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5509号

倾国倾城恨有余：花间词中的花开花谢

QINGGUO-QINGCHENG HEN YOUYU

HUAIJIANCI ZHONG DE HUAKAIHUAXIE

彭妮著

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子

责任校对：杨婧

装帧设计：九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：9.25 字数：204千

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250-7

定价：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

第一章 花之情·忆昔花间初识面 / 1

- 忆昔花间相见后 / 2
- 恩重娇多情易伤 / 6
- 此情谁得知 / 10
- 晚逐香车入凤城 / 15
- 纵被无情弃 / 20
- 相忆情难极 / 24
- 此情须问天 / 29

第二章 花之悦·含娇含笑 / 35

- 心事竟谁知 / 36
- 百转千娇相唤 / 40
- 笑倚春风相对语 / 44
- 呵花满翠鬟 / 48
- 微笑自含春 / 52
- 红颤灯花笑 / 56

第三章 花之思·相思空有梦相寻 / 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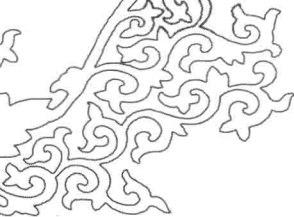
- 相思空有梦相寻 / 62
- 终日两相思 / 66
- 昨夜相思更漏残 / 70
- 尽思量 / 75
- 暗相思 / 79
- 思随芳草凄凄 / 83
- 不忍更思惟 / 88

第四章 花之泪·粉香和泪泣 / 93

- 无端和泪湿胭脂 / 94
- 泪滴枕檀无数 / 98
- 相见休言有泪珠 / 102
- 人远泪阑干 / 106
- 香烛消成泪 / 110
- 泪千行 / 114
- 美人和泪辞 / 118

第五章 花之寂·满院落花春寂寂 / 123

- 夜夜绣屏孤宿 / 128
- 寂寞芳菲暗度 / 124
- 人寂寂 / 132
- 寂寞花琐千门 / 136
- 寂寂画堂梁上燕 / 140
- 画楼相望久 / 144



目录



第六章 花之愁·一片春愁谁与共 149

- 阮郎何事不归来 150
- 六官眉黛惹香愁 154
- 惆怅闻晓莺 158
- 独掩画屏愁不语 162
- 两蛾愁黛浅 166
- 湿愁红 170
- 惟愿两心相似 174
- 少年何事负初心 178

第七章 花之怨·倾国倾城恨有余 183

- 别恨正悠悠 184
- 如今情事隔仙乡 191
- 千万恨，恨极在天涯 195
- 恨重重 199
- 杏花凝恨倚东风 203
- 有恨和情抚 207

第八章 花之殇·离魂何处漂泊 211

- 何事行人最断肠 211
- 日斜人散暗销魂 216
- 兰棹空伤别离 220
- 魂梦欲教何处觅 224
- 断肠无处寻 228
- 残絮尽 232


第九章 花之醉·醉入花丛宿 237

- 劝君今夜须沉醉 237
- 醉容无语立门前 243
- 醺醺酒气麝兰和 247
- 为他沉醉不成泥 252
- 魂销千片玉樽前 255
- 莫辞醉 259
- 红炉深夜醉调笙 263

第十章 花之梦·暖香惹梦鸳鸯锦 267

- 旧欢如梦 268
- 梦余空有漏依依 272
- 梦中说尽相思事 276
- 惊断碧窗残梦 280
- 晓莺啼破相思梦 284
- 梦难成 288





第一章 花之情·帆昔花间初识面



忆昔花间相见后

忆昔花间相见后，只凭纤手，暗抛红豆。人前不解，巧传心事，别来依旧，孤负春昼。碧罗衣上蹙金绣，睹对对鸳鸯，空裊泪痕透。想韶颜非久，终是为伊，只恁偷瘦。

（欧阳炯《贺明朝·忆昔花间相见后》）

一对尘世间的红男绿女，一次偶然的邂逅，便演绎了一场亦如彼岸花一般的美丽情愫。情不问因果，缘却注定一生。彼岸花，花开千年，叶落千年，生生世世，花叶永不得见。

五代宋初词人欧阳炯，以他惯有的香艳秾丽之笔，在《贺明朝》里，深情款款地诠释了一场机缘巧合而又浪漫悱恻的三生情缘。

两首《贺明朝》，宛若两个相爱情人的诗词唱和。词中溢满了他们初遇时的惊艳与美妙以及相爱不能相守，只能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花开彼岸，两两遥遥相望的凄戚与哀伤。

分离疼痛了思念，唯有回忆可以稍作慰藉。在彼此深深浅浅的思念里，他们做着相同的梦，沉溺在华丽的回忆中，怀念花间初遇时的刹那惊鸿，怀念纵横阡陌、欲罢不能的切切浓情。

罗袖盈香，月落星稀，思念如茫茫夜色，迷雾般笼罩着女孩满盈思念的心扉。紫陌红尘，不知是怎样的缘，笃定了今生，她与他，只

能长长久久地隔岸相望。

风住尘香，回首眸望，绰约中仿佛又见那曾经真情缱绻的魅影，错落在时光的罅隙里遁远飘摇。星光历乱，岁月沉寂，蓦然回眸的惆怅，在思忆的边缘蔓延……

“忆昔花间相见后”，还记得他们在馥郁芬芳的花间不期而遇，俊逸倜傥的他，令她顿生爱慕，少女的情窦，若花间浸润的蓓蕾，含羞初放。

在他们眼波流转的交会中，她对他暗送秋波，眉目传情。她的一颦一笑，无不传递着对少年的钟爱。

“只凭纤手，暗抛红豆”，这栩栩如生的意象，生动地描摹出少女春心荡漾，向少年“巧传心事”“暗抛”情丝的羞怯模样，活脱脱展现出一幅思春少女遇见自己倾慕的男子后大胆示爱、芳心暗许的可爱情景。

“红豆”自古被喻为相思之物，隐蕴着爱的纯真与深切，承载着人们遥远的相忆相思。在古诗词里，不乏类似的佳句，如王维的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？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以及牛希济的“红豆不堪看，满眼相思泪”，温庭筠的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”等等。

都说哪个男子不善钟情，哪个女子不善怀春，更何况在姹紫嫣红、碧草茵茵的花丛陌上？氤氲在芳菲的花香里，娇媚的窈窕淑女遭遇潇洒的翩翩少年，那种“疑是玉人来”的神奇感觉，势必令他们于花间涟漪出无法抑制的爱意，双双坠入爱河。

茫茫人海，于时间的荒芜中遇见了生命中最爱的那个人，两情相悦，这样的缘分，是何等的难得，何等的弥足珍贵。他们彼此吸引着，深爱着，缠绵着，祈望有一天能执子之手，与子成说、与子偕老。

然而，残酷冷漠的现实，却不能成全他们的爱情，将他们无情地拆散。相爱不能相守，心却牢牢地系在一起，“别来依旧”。

没有心爱之人的陪伴，对于美丽的女孩来说，纵然是良辰美景，也空自虚设。她只能在苦涩而无尽的思念中，掩埋青春年华的曼妙时光，“辜负春昼”。

霓裳上绣着的“对对鸳鸯”，触动了女孩最敏感、最脆弱的心尖。一时间，那折磨人心的相思又肆无忌惮地撕咬着她，“空裊泪痕透”，眼泪湿了胭脂，湿了衣襟，更湿了女孩那颗落寞的芳心。

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“忆昔花间”已成为她生命里抚慰伤痛的唯一良药，而这于他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在他眼中，她是世上最美丽的女孩，她娇羞的容颜和灿烂的笑靥早已深锁在他心中那一袭定格的温柔里，今生今世，难以忘却。

忆昔花间初识面，红袖半遮妆脸。轻转石榴裙带，故将纤纤玉指，偷拈双凤金线。

碧梧桐锁深深院，谁料得两情，何日教缱绻。羨春来双燕，飞到玉楼，朝暮相见。

（欧阳炯《贺明朝·忆昔花间初识面》）

“忆昔花间初识面”。在花间初次遇见她时，那魅人的惊艳令他难以遏制地把目光流连于她。只见她“红袖半遮妆脸”，人面如花面，娇羞难掩。她娇柔的翩翩身影，轻盈地穿梭于花丛之中，裙袂飞舞，仿似与花争艳，“轻转石榴裙带”。

顾盼之间，他对她爱慕的眼光，她已读懂。她“纤纤玉指”羞涩地轻拈罗裙上的“双凤金线”，用她的眼波与姿态，无声地回应着他投去的那双写满爱意的眼神，爱已悄然地在他们之间碰撞出不灭的火花。

相爱容易，相守太难。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，聚散之后，更有离情浓。

分离后的她被囿于深闺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“碧梧桐锁深深院”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再与她相见，与她相依相伴，“缱绻”不离分。

一句“何日教缱绻”流露出他们爱之深切，爱之难舍，那份真情就如韩愈的“临当背面时，裁诗示缱绻”一样，令人感动歔歔。

不能与爱人想见，只能无奈又孤独地望着天上成双成对、自由翱翔的燕子，“羨春来双燕”，但愿自己也能像大雁一样，能飞到伊人的“玉楼”与她朝朝暮暮，长相厮守。

流年如花，花落如雨，缘的味道从摇曳的花枝上滑落，舞尽风艳，终是花影阑珊，琉璃尽碎。短暂的相爱，却要付出一生的守望，或许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的缘。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只为追逐彼岸灼灼盛开的那一抹醉人的幽香，只为将整个生命的旖旎都寄于一场没完结的爱，纵然是风华零落，也依然无怨无悔。



恩重娇多情易伤

恩重娇多情易伤，漏更长，解鸳鸯。

朱唇未动，先觉口脂香。

缓揭绣衾抽皓腕，移凤枕，枕潘郎。

（韦庄《江城子》）

韦庄是唐末五代的诗人、词人，与花间派的重要词人温庭筠齐名，并称“温韦”。韦词清新流畅，情凝词中，“语淡而悲，不堪多读”（许昂霄《词综偶评》），读罢，浸沉肺腑，久久难以弥散。尤其是他的闺情词，精美的词藻与闺中美人浑然一体，见词若见人，风韵雅丽臻于极致，亦如他的《江城子》。

《江城子》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就是《水晶帘》。提到水晶帘，就不得不想到李白的诗《玉阶怨》：“玉阶生白露，夜久侵罗袜。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。”诗中讲述了一个女子在秋夜独立玉阶，冰凉的露水浸湿罗袜。秋凉的凄戚之景，令她因思念情人而悲苦的心更加悲凉，心怯怯，“却下水晶帘”，对着清冷的月光，玲珑心事悠悠荡开，相思难了。

传说水晶是天使的眼泪，晶莹而剔透，像极了旧时的女子那颗清纯明净的水晶玻璃心。她们把生命中所有的希冀，都寄托于一场不可预期的爱情，因为太过多情，太过娇柔，太过沉溺，所以极易受伤。

多情总被无情恼，昙花绽放之后，注定是一场千回百转、余情未了的相思与等待。

韦庄的《江城子》以一个女子的口吻，道出男欢女爱的香艳情景，是《花间集》中较为妖冶顽艳的作品。词中如果没有第一句，读起来也只不过是一首写男女云雨的艳词罢了。然而一句“恩重娇多情易伤”，从一开始就给此首词蒙上了一层伤感而幽怨的深沉与凝重。那种因男女欢情油然而生的一丝轻浮，刹那间便荡然无存，而且为下面的欢爱情景作了含蓄而巧妙的铺垫，正如《蕙风词话》所评：“此词非于情中极有阅历者不能道。”

“解鸳鸯”“朱唇”“口脂香”“移凤枕”“枕潘郎”几个细微的动作和炼字遣词，便将词中佳人的美丽多情描画得生动而逼真，男女云雨之情也写得温柔而含蓄，不失分寸，不伤大雅。虽是艳词，但语言、描写都非常精妙，就如汤显祖所言：“全篇摹画屏境，而咏赏其流连狼藉，言简而旨达矣。”

自古多情空余恨，好梦易醒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更奈凡尘俗世。彼时的她还是一位娇媚倾城的绣幌佳人，带着那些花季里在心底编织了无数次的绮丽梦想，走出寂寞的深闺，走进了另一个人的生命。从此，他就是她的世界，是她生命的全部，她所有的爱 and 情都融进了他的灵魂与肉体。

初嫁的时光是欢悦而甜蜜的。他们朝夕相处，相亲相爱，如胶似漆。然而，世事无常，人生多舛。世间太多的事不由我们去思量，去掌控，美好的时光总是如繁华春梦，太美，也太匆匆。兜兜转转，终

归是逃不过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无奈与惘然。梦一般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情郎就要因公务而远走他乡。

临别前的夜晚，月光如流水，漫过碧纱珠帘，泻入温软的香闺，朦胧了离别的惆怅。玲珑的烛光燃烧成滴滴清泪，熔成一摊幽怨的感伤。迷情与忧伤交融，流淌在香柔兰房的每个角落，角落里那属于秋天的寂寥正在悄然地滋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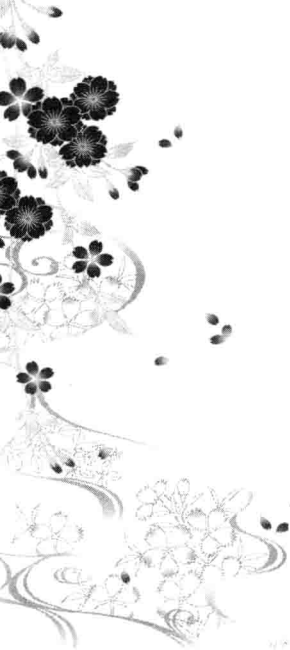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恩重如山，一个娇媚多情，离别前醉人的情境从来都更加伤情。漫漫长夜，“漏更长”，两情相悦，爱意绵绵，一晌贪欢。他们忘情痴缠，及时行乐，“解鸳鸯”“朱唇未动”，那唇上的幽香，早已令情郎意乱情迷，欢情难抑。他们几近缠绵，云雨万千，愉悦之至。他温柔地“缓揭绣衾抽皓腕”拥她入怀。她“移凤枕”，娇羞地“枕潘郎”的“皓腕”，恨不得时间永远地停留在这一刻，永远地枕臂入眠，从此不再醒来。

潘郎指的是晋代的潘岳，也就是潘安，小名檀郎。潘安姿仪俊美，故人们常说“貌若潘安”。据《晋书·潘岳传》记载，“岳美姿仪，辞藻绝丽，尤善为哀诔之文”。年轻时常常挟弹出游，在洛阳的大街上，常有倾慕他的女子簇拥着围观他，并纷纷抛果子给他，一时“掷果盈车”，满载而归。后来，人们常常用“潘郎”或者“檀郎”泛指年轻俊美的男子，也成了女子对情郎的美称。尤其是檀郎，常常被用在一些香艳的词里，用来娇嗔地称呼情郎，如李煜的“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”和李清照的“笑语檀郎，‘今夜纱厨枕簟凉’”等等。

聚也依依，散也依依，深浓的柔情和分离的忧伤在浓重的鬓发间“狼藉”，在愁楚的“黛眉”间迷离。熄灭了摇曳的烛火，挥霍完一夜的痴缠，泪眼相看无语，迟迟不愿说再见，纠结着直到天亮，但终究是要“出兰房，别檀郎”，任万缕情丝在湿润的眼波里，画上无奈的句号，所有的温情，只待他们于分离后的朝朝暮暮来咀嚼回味。

星光依稀，露冷月残，莺燕啼鸣，那空寂中的声声啼叫，仿佛在催促情郎快快起程。眼看着他的身影将从她那深情的眼眸中消失，远去，她心如刀绞。留不住爱人的脚步，只能任由忧伤泛滥，任由眼泪流淌。幽幽沉迷的夜晚，像是一场未完结的梦，宿梦醒来，只看到爱人远去的背影。

“多情自古伤离别”，离愁别绪恍若一阵萧瑟的风，在爱人离去的那一刻，骤然吹起，吹皱了心间一池清冷的春水，吹落了花季盛开的娇美，更吹散了两颗紧紧依偎的心。柔情退却了娇艳，生命浸染了悲凉，相聚无期，草木摇落，落花归尘，“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”。



此情谁得知

宝函钿雀金鸂鶒，沉香阁上吴山碧。杨柳又如丝，驿桥春雨时。

画楼音信断，芳草江南岸。鸾镜与花枝，此情谁得知？

（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）

与其说这是一首词，不如说是一幅充满江南吴越风情的山水画，画中是浓得化不开的绮思异彩，以艳词秀句出之，撩起细微波澜。从楼里方寸之间奢华的“宝函”、“钿雀”、“金鸂鶒”、“沉香”、“鸾镜”、“花枝”，忽而流向楼外清新自然的“吴山”、“杨柳”、“驿桥”、“春雨”、“芳草”、“江南岸”。视觉上匆匆的流转，映衬出一位江南贵族女子，空虚落寞，凭栏远望，思念远方爱人，“过尽千帆皆不是”的幽怨与惆怅。

春日的早晨，女子斜倚在绣着美丽“钿雀”和“金鸂鶒”的华贵“宝函”香枕上，有些百无聊赖。她懒懒地起身梳洗后，独自登上清冷的沉香阁楼，倚栏远眺。

江南吴越，远山叠嶂，碧绿连天。春风吹拂着如丝的杨柳，袅娜地漫天飞舞。绵绵春雨淅淅沥沥，朦胧了远处伫立的“驿桥”。杨柳岸、驿桥边、烟雨凄迷，俨然一幅浓墨的离愁别绪，怎不勾起她回想

当初与情人桥上送别的悲凉情景，那一幕，仿佛历历在目。

“杨柳又如丝”。一个“又”字，十分传神地道出眼前的情景，亦如上次与情人分别时的情景一样伤感悲戚，悱恻缠绵。晚清词学家陈廷焯在《云韶集》里评曰：“只一‘又’字，多少眼泪，音节凄缓。”

眼看着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远去的情人却一去不返，了无音信，只留下自己一个人，独守空楼，痴痴地面对“鸾镜”与头上插着的“花枝”，兀自寂寥，这无法言说的孤单、思念、等待，这伤怀的幽幽春愁，又有谁人能知，谁人能懂！

这首词出自晚唐著名诗人、词人温庭筠的精雕细琢。温庭筠不愧是花间词的鼻祖，他的词香软密丽，隐约细致，常常营造出一种似梦似幻、如痴如醉、颓废伤感的神秘悱恻之美，这种美既幽远又艳丽，既清澈又朦胧，隐约中裹挟着一丝摄魂的魅惑。清代词人张惠言在《词选》里说：“唐之词人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闲约。”

温庭筠的《菩萨蛮》可谓是他词中的精品，词论家周济曾赞叹曰：“温庭筠《菩萨蛮》十四首是词史上里程碑式之巨制。”他的《菩萨蛮》多写妇女的闺情绮怨，一首首细细品味，就如同观赏艺术长廊的画展，雕镂满眼。无论哪一首，信手拈来，都是一幅极其精美的彩画。

温庭筠擅长化景物为情丝，惹人无限遐想，又如《菩萨蛮·水精帘里颇黎枕》：

水精帘里颇黎枕，暖香惹梦鸳鸯锦。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。

藕丝秋色浅，人胜参差翦。双鬓隔香红，玉钗头上风。

晶莹剔透的“水精帘里”，细腻滑润的玻璃枕上，闺中的女子躺在温暖的鸳鸯被里，恬然入梦。屋里的缕缕暖香，散发出醉人的幽香，迷离了佳人的相思美梦。“水精帘”、“颇黎枕”、“暖香”、“鸳鸯锦”，一串美轮美奂的词，在女子的香闺里，十分温软地墨染开来。

初春，江水如蓝，杨柳飞絮，“柳如烟”，雾霭袅绕。向晚，残月悬空，鸿雁北飞。美人着一袭藕黄色的罗裙，头上飘摇着象征春天来临的袅袅春幡，双鬓戴着娇艳的花朵，金钗随风晃动，袅袅婷婷地款款而行。

在古代的“人日”，人们有戴“人胜”的习俗，人胜是一种头饰，用五彩的丝帛、丝绸之类剪彩做成幡胜^①佩戴在头上。

“参差”在形容美人的时候，是一个极形象美妙的词，隐含一种风姿绰约的韵味，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里就用到了这个词：“雪肤花貌参差是”，美人那婀娜的身姿立刻就生动地浮现眼前。

帘内是“暖香惹梦”的香软温馨，帘外是“柳如烟”的雁掠残月。一近一远的画境，暖色与冷色的辉映，杂置意象，任其自然交融，透出绮丽之美，恍若一首意识流派的朦胧诗。在意象若即若离的脉络里，词中没有一个情字，却令人蓦然间看到一位为情迷茫惆怅的女子孤独寂寞的娉影。

“帘内之清秾如斯，江上之芊绵如彼。千载之下，无论识与不

① 幡胜：一种用金银箔纸绢剪裁制作的装饰品，有的形似幡旗，故名幡胜。